可齋續藁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續藁後卷五

宋　李曾伯　撰

回宣諭條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　丁巳

臣一介衰庸屢試罔效甫還家食遽拜恩除屬方領事之新未知攸濟之所近準省劄備奉聖謨俾臣整兵三千以備廣戍臣二十三日已具奏稟回奏正此選將士累報申難為撥以備材間道上之報今者二十六日伏

戒飭游加遵奉惟謹第調兵而往在本司分兵而前在
經閫所準睿旨建屯之地統兵之人以歲迭更令臣貽
書與臣敏子圖議臣二十七日已即親作一劄恭録聖
訓自急遞以往與臣敏子逐一商確謹録檢粘連于前
上徹宸覽纔得敏子回報即續具奏伏乞睿照
繳徐經略親書奏
臣近於閏月二十六日恭準宣諭令臣與廣西經略徐
敏子商確兵屯事件臣二十七日即具手書恭録聖旨

自意遞達敏子二十八日已嘗親具回奏外今於五月十七日承經司發回元遞收敏子答臣親劄所合繳聞淵聽伏乞睿覽臣竊詳敏子書及得經司公文雖以朝廷調遣戍兵為重猶以經司糧券不及為憂但欲本司整兵五千屯近地為後繼駐兵之地則欲立堡東泉市以扼三路之會且謂已條畫十議奏徹九重臣竊惟此時煙瘴正炎風聲未緊秋冬已去蹊徑當防先事而圖正在今日本司節次所準調兵指揮皆已恭奉臣比又

續報敏子上項兵將來調用或分撥起發或一併遣前
兵數多寡師期遲速須當預以明示第司存器甲頗闕
已申請於樞庭將員不多當選擇總統臣之謀之敵子
未有其人不可不早為之備容臣別具聞奏伏乞睿照

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

臣近者洊奉聖旨令於潭州飛虎武勝軍內整辦六千
人以備西廣之戍臣仰體宸慮日夕關心雖已遵稟睿
謨奏聞淵聽外臣竊惟湖湘舊在內地雖有屯駐非比

荆淮蜀三邊之兵飛虎猶素練武勝乃新集今者調之戍廣且以自潭而桂凡一千餘里自桂而邕邕而永平横山又何啻千餘里道路資糧之費師徒罷甲之需司存力所可及者當勉圖力所不及者則控告但是兵雖預辦將不可不預擇目前管飛虎者曰吳彰官僅路分管武勝者曰鄭儀官僅路鈐樞劄兼權總管二人者儻使之將本軍千百人以往固可備使然以六千人為率且作兩次起發三千人一部使不可無一總統今欲求三千人

之將於荊淮所部亦且難其選況內地乎蓋材藝不足以壓衆則弗服戰陣未嘗經歷而遽往則難恃名位相埒而不相下則難合責其多辦必素撫循固不可急而後求之也臣雖嘗徧吏諸閫舊部將校不爲無才然在楚徒思於趙人而楚才豈肯爲晉用臣近者是以放閒散中乞命徐安民添差總管於此得其來庶可相與商確協助軍務已蒙朝廷特從其請臣猶慮緩急而奉遣調之命倉卒恐有乏之使之憂修途赴援必須得經慣之

人異路借才敢以申權宜之請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
淮西總管錢萬前年以荆檄提淮軍援蜀道晝夜兼程
而進不避險阻不憚苦辛以赴王事之急其諸項援兵
有先發旬月而逗留在道者賴其賈率始魚貫而上而
且善於撫馭兩年在蜀屢立戰功士卒無東意臣數年
荆蜀觀下流應援諸將萬為首稱往亦嘗申之朝廷矣
萬近已還合肥既為淮將臣不敢僭辟以闕擬乞公朝
特與宣借帶淮職來湖南以備總兵戍廣仍俾量帶所

部二三百人以偕庶可藉經戰之淮兵倡勇敢於湘卒所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非但將得其人以之作三軍之氣亦一機也向後冬防筱事南夏無虞命萬歸淮不妨元職儻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宣借豈勝國事之幸

貼黄

臣竊見長沙見屯萬人揆之諸閫近比恐合置一都統臣近觀諸將中善於教練戰士者曰劉整臣援之

於小校中去歲乃臣勉其留蜀以北人為西將常慮
其不相下儻蜀中可輟其出欲望將來處以此俟使
湘兵得其教練三兩年皆可為精卒伏乞
回宣諭手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承閤長闕德亨恭傳十三日申時聖
旨宣諭錢萬闕　皆從所乞劉整見留蜀中恐不可
輟他豈無人可具聞奏湖廣唇齒相依切宜與印應飛
同心協濟不遺餘力臣謹恭奉欲回奏間二十四日又

承閣長麥欽恭傳十四日未初聖旨宣諭臣所乞闕

充計議面諭廟堂謂其人慘甚用之害事可别選奏

辟臣恭誦聖訓感極愚衷仰見陛下恢天地之量以容

人揭日月之明而燭物求士如勿及不以人而廢言銷

患於未形俾先事而叶慮而况朝奏暮報應之者如響

春生秋殺付之於無心顧臣何者而蒙君父丁寧申諭

委曲開曉一至於此臣未知將何以報聖德臣所準睿

旨錢萬已從所乞秋防戍嶺庶藉以行劉整難於輟移

令別選擇臣謹當遵奉嗣具數陳苟非其才未敢輕進乃若湖廣唇齒之相接正貴藩閫脈絡之交通應飛有志事功親被簡擢欽承戒飭之訓敢忘協濟之忠今聞應飛遵陸而來壓境不遠比蒙朝廷附至省劄已遣官屬賫迎前塗俟其見間倘及南事臣雖當再衰三竭之後初無千慮一得之愚國事攸關臣衷敢忽自當面與商確整軍旅備戍役期於僇力共奬以奉明詔乃若缺三字者從臣荆蜀同涉崎嶇復襄援劍頗能裨助用是

僭干天聽俾備驅馳朱家為季布之言明知其過無知
以陳平為薦蓋取其才仰蒙聖度即賜以俞音式昭明
時蔑有於棄士繼知廟論未貫宿愆遂使微臣負此大
戾幾誤於採聞然望陛下於此等人終賜之收拾令謹
遵別辟之旨熟擇其人容續具陳奏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臣輒有危衷上干聖聽臣猥以庸老再玷蕃宣仰賴威
靈麤供職業但自九月之末即聞西邉羅氏播州之警

十月以來又聞南邊特磨安南之傳累得荆廣公文關報事勢若迫臣所部湖湘正當兩鄰之衝素無一事之備兵力復撤人心共危臣職雖思憂不皇寧處謀弗越境安敢僭陳今月二十二日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其詞曰應飛自得特磨之報安南之報此心如熏蓋念敵人積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闡降羅鬼此皆蠻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纔入省地奚往不可區區宗社之憂更出於所部之外今精兵良將盡在兩淮若自上旨輟二

萬人命兩大將前來轉殘局為勝勢當在此舉其言頗
自急切俾令密啟臣載念曩在荆州因繳蜀報雖危急
之幸解而怨尤之是招本不敢再犯此戒深惟東南心
腹之繫左右脣齒之聯隱弗以聞患恐浸亟謹節其詞
在前伏乞睿覽宣示輔臣共圖廟謨速遣邉援以救封
疆之急宗社生民豈勝幸甚

貼黄

臣今月二十二日亦得四川茶馬李遇龍十月二日

書言播州已半月無報慮敵徑趨黄平則事勢緊急
臣竊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議其後荆兵托於裏猶可
以緩其入乃若邕廣一路蹊徑雜通備具素虚臣正
切憂之方具奏聞又得印應飛十八日書若果如言
則事勢尤迫矣應飛令臣奏聞謹以其真本繳連在
前伏乞睿照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臣等輒有奏聞上干睿聽臣等猥蒙選擇來任漕牧適

值荊廣兩隣蠻境騷動東南心腹之所係左右唇齒之相關所憂固不止為一道計然職思其責所部湖南九郡密接廣西湖北地分蹊徑不一道里非遠官民狃於中州之習前後不為外圉之防近雖遵朝命以遣戍卒團保伍下武岡以辦羅餉踏寨隘其實全倚鄰以為固詎可復恃幸而不憂最是長沙地大物衆雖會府之雄城圮池堙無保障之賴兵力比已多摘武備元無素儲前注甚孤後著孰繼臣等深惟國慮且為民憂既無劄

脚以為保聚之規莫知下手以圖備禦之畫旬月於此寢食不安相與罄竭愚忠博訪僉議皆謂保湘之計它郡未暇論惟有浚築長沙城池之策無事亦可為國立藩屏有鄰急則可與民護室家事雖未必至此然江湖之間得此一城中立首尾聯絡縱有緩急亦可使敵有後顧不敢長驅前者惜未圖之閑暇今豈容不殫忠切以告但潭城周圍踰二十五里城當加之幇築池當浚之濶深臨渴掘井力有所不能捧土塞缺或者必以議

無是興大工役必集大衆捐大費若以楬虛之力倉卒
之際安能以空言辦切照諸邊修築城壁須得曾經歷
將帥任責措置計料工程調遣江上或諸邊大軍留戍
入役然後起集州縣民夫助之合軍民而用非數萬人
數月工不可至於錢糧給餉樓櫓軳具皆合興創其事
體重大其費用浩穰儻匪出朝廷之力則決非州郡可
任用敢不避觸突列具奏陳伏望睿照深入宸筭宣示
輔臣更加審議或以臣等管見有關大計朝廷不惜勞

費以保封疆則乞先調都統制一員提領重兵前來屯戍乘一日之寛防兩面之急就令任責相度計料措置續具條畫以聞

回宣諭焦節制奏

臣近以臣應飛屢書告急囑臣密啟宸聰乞遣兵援輒犯天威以聞今月十三日戌時承十一月五日巳時臣子聰恭傳聖旨宣諭廣右戍兵除黃州鎮江湖南外近又調廣東一千人沿江正副司一千五百人已通七千

餘人且蒙聖訓以此三軍分布儘足禦敵而團結民丁
又不預焉已諭外廷催促已調未到之軍兼程而進可
報應飛勉之卿亦宜助其不及臣仰見陛下聖謨經遠
英斷若神俯念封疆之防亟須帥旅之命臣不勝敬嘆
臣所收應飛近報似若稍緩前聞今得王師魚貫以將
臨是使敵謀狙伺之知畏嶺人聞此庶幾恃以無恐臣
恭遵聖旨即當以宣諭指揮緘示應飛俾知勉力以副
委寄乃若湘兵湘財近準朝廷支調力所可助豈敢弗

共臣又準宣諭令臣以湖南民兵誘之官爵結以恩信七甲峒丁舊曽團結邕宜兩州最緊於民兵上用工臣尤見陛下並明兩曜燭洞四表但湖湘民丁如七甲等多在溪峒緩急使保鄉井則可調之越境所不敢輕動須資糧尤更費力臣亦見今團結諭之整辦以備不測如嶺外邕宜民兵却亦未知近來事體可無措置應飛今蒙聖諭必能加意惟是臣恭準　指揮俾無節制雖聖眷以此示倚毗之重顧臣愚豈堪任應接之責大凡已

有餘力則可及鄰倘弗自支安能他助隆名徒假實事
何裨正恐彼此相諉遷誤國事臣已具公奏乞賜收回
省劄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

今月十五日酉時準十一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恭奉已
降御筆李 某 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須至指揮
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湖南廣東西路軍
馬令審度緩急調用錢糧除朝廷總所窠名外令斟酌

通融支遣仍申尚書省樞密院先具遵禀闕奏劄送臣
須至具奏者
右某照得今月十三日恭準省劄備奉御筆某兼節制
廣南任責措置備禦某已於十四日具奏乞賜收回已
降指揮其所準省劄見寄留潭州軍資庫今準前項指
揮某不敢祗受併將省劄寄庫外伏乞敷奏併賜收回
施行伏候鈞旨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

臣近以辭無節制陳瀆睿聽此月八日領十一月二十五日遞恭奉詔書不允臣躊躇連日兢惕徵衷懼綿謭之弗勝將倚毗之上負正修再瀆祈賜俞音屬值風雪初十日方再領二十七日遞恭奉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伏讀聖訓無制之命切不可辭臣退念犬馬遠臣頂踵國恩天隆地厚力雖知其不逮命弗敢以重違見擇十三日癸巳祗受續具奏謝外所準聖諭一劉整復回重慶固科迫於北敵未免與回馬思明已入播州此則又

得舊將必能叶力一湖南七甲義兵係在郴境名為七甲不滿五千見於陳鏵任内唐亮所編經理小録連粘冊頁在前名曰峒丁多省民也嵩之嘗調黄州赴援止是六百餘人頗費賞賚頃者自被旨圍結已節次下州縣催促應飛近欲調之戍桂此却頗難蓋民下皆非紀律之諳不容駐戍之遠本境非有調用未敢起集乃若招徠感發之訓恭遵指授旦夕少加示撝方不虛行一廣右文人所言敵欲假道事雖在於疑信理當示於羈縻陛下詔奬賜賚聖謨處

置已足以服遠人之心昭皇明之見其主陳日照始末臣向年守桂與之交鄰日淺僅聞其略不能深知所奉聞奏臣前者節制建司已嘗略具條畫未準回降乞賜施行但有科撥軍費未敢以請取自朝廷區處伏乞睿照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

臣自十一日起離潭州已一再具奏繼此日在行役不敢稽緩今來十八日已過衡山嶺正月初七日戌時纔

遞承苑使劉穆之恭傳聖旨宣諭趣臣啟行切勿遲回
有妨備禦臣敢不恭奉惟謹臣雖病後羸弱自當一面
催趣前邁所準聖旨雄飛合於要緊處置司以臣愚見
廣西邊面邕宜為緊雄飛所職既在融宜欽三郡則於
宜置司可以控扼但宜州新守汪雷發到官未久未審
合不令雄飛併兼鎮撫邕管就知邕州替回雲拱更取
聖裁又準聖旨應飛廉勤有才幹正欲使之佐卿臣仰
見聖明委任責成之意臣惟知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謹

當以聖意諭應飛安心職業以圖報効外伏乞睿照

貼黄

臣今日至衡州三十里頭欲遣遞間得經畧印應飛正月十三日書報所遣廖揚孫往安南一面趲趣三日後起發欲令臣繳聞今謹以來書一段并牒安南檢用此繳進所申安南之事尚未見虛實的端併乞睿照

回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臣今月初八日以廣西報到安南事件未知虚實須刻
不能自安嘗具奏聞擇日起發今乘已於十一日起離
潭州十二日道間收正月十一日京遞承知閤臣子聰
宣諭聖旨令臣勇於戒途以寛宵旰且蒙戒諭提撕奬
拔至於今日若貽避事之譏公論謂何臣伏讀聖訓為
之戰灼危懼措身無所伏念臣本以孤寒一介誤蒙陛
下簡擢至此恩隆天地義重君臣東西奔走惟謹前後
豈敢違悮今者嶺外之役奉命兼制臣既以祗承權令

移司臣亦已恭禀臣之所以未敢祗受制閫者正以二廣事力自來不曾專置大閫廣西素為瘠薄近數年來連政疲於備邊廣東雖號優裕一二年來有司取之竭先臣所謂欲備南詔當寛湖廣今若又創一大閫恐重為民困此臣所以趦趄不敢也陛下諭臣以崇文劉闢之事臣無能為役敢望古人實是臣之才不及崇文敵之患有甚劉闢臣之此去惟以刻苦為心簡儉為政以朝夕申儆備禦為急務只用節制司行事與臣應飛協

力幹當期於上寬天顧臣世受國恩身徇王事乃分之宜誓圖糜捐以報所準聖旨事力不逮許臣條具黃炳李宗城所申安南以被敵犯事宜應飛已申聞朝廷必先於此報然不敢不以繳申密院據應飛書辭以為委難遽信果無此事則幸倘如所報却不可忽臣以其繳到録白安南陳阮兩公牒并王載所供及黃炳李宗城、等申狀逐一參考見得十二月初七日敵攻破富令州據阮牒亦言其迫下渭龍州侵入定安初六初七兩日其國陳

國主王太師撫軍三項兵共約十四五萬人王載等親見陳偽太師以十一日領兵而出載等以當日離彼國而歸今黄炳李宗城報却言初十日陳偽太師兵向敵十一晚見其敗歸以出兵日子孜之似若少差且王載十一日方回却不言其敗此為可疑意者安南之下海雖未可盡信而敵之犯其境恐或以迫似未可盡諉之難信也廣西邕欽與文為鄰自左江而往纔十二程啓亡齒寒委是可慮臣奉命兼制且令移司此固非臣子

辭避之日但使臣特此空拳建此虛名而入素無司存官吏無兵將無財賦深恐不足以當勍敵適所以輕國威然臣既聞此事未問虛實豈敢從容坐視令亦不暇俟候辭免回降只用節制廣南自當為陛下驅馳而入臣雖自立春賤軀為患湘人共知今只得輿疾就道以此月十七日起離潭州候到靜江當與應飛同心協謀措置備禦惟恐力所不逮所有制置使新命決不敢祗受却望從臣忠實之請速賜收回此外更望陛下密諭

大臣更思長筞伏候睿旨

回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

今月二十五日遞到承苑使劉𨗳恭傳聖旨宣諭降下省劄一道具收領聞奏并準省劄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劉雄飛依舊帶御器械除廣南西路融宜欽三郡鎮撫使日下起發仍令制置大使司指定置司去處聞奏劄送廣南制置大使司臣所準宣諭除已恭領仰惟陛下惠顧南邦選任淮將付以三州之疆埸俾為一面之

於湖廣者遣之往安南覘探近事臣於十二月十一日
即貽書經畧印應飛恭禀睿謨選擇遣使令於十二月
二十二日得印應飛二十四日書已選到無幞廖揚孫
乃南劍人可以遣行臣已於今月二日回報應飛俾令
將以書幣遣之入交囑之多方窈覘其實歸報所合將
應飛親書及録臣所答應飛書詞繳奏於前伏乞睿照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臣初三日方具奏以印應飛書繳聞今遣廖揚孫入交

覘探今月初七日得應飛正旦書及公文報到黄臣今
具奏陳下項
睿旨擇士往扣此須就廣右遣之則近容臣即便貽書
應飛商確區處若隨朝廷賜賚而往則為有名間尋常
邕欽峒丁商賈與之往來却自無間併當囑應飛陸續
加意覘探矣又文德入播近傳已離播州往會寧關地
屬葛閩却聞敵兵則已退出烏鎖所準聖旨令臣作書
勉其策駿切不可擾蠻人等訓戒臣敬當遵體即遣專

介一一備示文德勉其恭奉以圖報效但自長沙至靖州凡千里自靖至黄平亦近千里又黄平至播州為程六日自播至會寧關未詳里數書問須用遣不能速達俟有回報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

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月間敵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黄炳等報九月間敵攻某阿國退戰敵人殺死萬餘經司慮其

恐涉虛妄未敢遽憑申朝廷已令契勘地里遠近及所報虛實所令密聞臣同日又得印應飛書謹剪奏於前應飛書中頗以蹤跡為疑臣竊見應飛孜孜體國留心職事況正興城濠工役決未可輕易更動人材難得乞留聖意併祈睿照

潭州趲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

一臣據廣西經略印應飛申乞運湖南廣東米以充廣西之餉臣日者條具已嘗奏申須得朝廷於某

項米內科撥及支運費方可從湖南津發未準回
降竊見朝廷近調江淮諸軍入嶺深慮廣東取運
泝流稽緩令以國事所在本任內於潭州文承之
外有前件趲積令項米內除撥椿修城外尚有二
萬石見樁永豐廣積兩倉謹撥助廣西經略司令
自支運費委官前來潭州雇舟取載以充戍廣官
軍券食支遣除已移文廣西經畧司外伏乞睿照
一臣猥以無庸奉命守湘僅八閱月去冬屬因鄰警

嘗與漕臣以城築之議進正懼或者以張皇貽誚繼準省劄不圖適契廟謨許令措置臣方此講畫而茲以創司移治不克効力深惟潭為江湖一大藩府地廣物衆實東南根本而城陋池塞久玩弗修昔紹興間宰臣周益公守此邦嘗議補砌朝廷亦既降度牒充工費不及為而去朱晦庵繼之嘗計度裁築又不及為而去熹於甲寅便殿奏陳猶乞雜募軍民興築以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至其

移書王蘭猶曰長沙版築不容中輟方是時天下亦可謂無事矣而先賢於國家閒暇綢繆未雨且拳拳如此而況今日為唇齒慮為心腹防其可已乎臣建此議而不能施此工負潭人矣今據都廳攢結交承錢米財賦除任內經常支遣起發綱解撥隷義米其見管數自此元交割幸無虧其向後來發綱運并郡計支遣則見有兩倉樁管米一十三萬八十餘石受納秋苗未盡米八萬餘石正耗在外

可備支用臣本任内受納過當年秋苗米斛二十餘萬石並照前後倉例所收斛耗共起發過總所玖綱及截留諸軍支遣并郡用官兵官吏等支用隨收隨支闕防滲漏以支為盤不敢顆粒妄用令據都廳紐筭於正數外趲積到令項米令於内撥三萬五千石餘見後項見於永豐廣積倉别廒樁管專備將來修城支遣之助伏乞下有司照應如將來科降修城錢米俾助支用得以訖成工

役潭人幸甚伏乞睿照

至衡州奏東安縣寨丁事

臣今月十九日未時已至衡州得廣西經略司報到思明州申狀亦言安南國被敵事然亦未見虛實端的得印應飛書見遣廖揚孫將行臣本今早即起離衡陽適據永州申今月十五日以後本州東安縣為管下牛鼻寨下聚衆焚蕩刼掠未免留此一日區處調兵及委官措置招捕並已具申樞密院外臣果日即便起離衡州

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

臣二十日留衡陽嘗具奏聞二十一日即起發前邁當日得廣西經略司十八日申繳到邕州所備思明州黄炳等三狀真本報稱安南殺退敵兵且謂安南國有木匣將到臣以其所報未見分曉連日未敢申聞今來二十三日臣已至永州祁陽縣四十里頭又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及録到安南國偽尚書等公牒及所遣議事

此便寬聖慮欲望聖慈宣諭外廷命儒臣檢照國史熙寧皇祐間遣狄青孫沔等平儂郭逵趙卨等平陜當時所用兵財幾何揆今備患尤不可不大作措畫庶幾廟謨先定南鄙無虞不勝宗社生靈之幸應飛所申安南牒等真本已申密院臣更不再以錄本繳聞應飛親書粘連繳奏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臣近至衡州嘗再具奏今月二十六日已至永州所傳

敵人犯陝事別未見續報但聞溪峒中有傳說安南近日之事亦因陳氏篡國其李氏之後有在異域援引而入然亦未見端的自此至靜江地里已近經司發到人從銀兩臣以其事力單薄豈宜有此煩費並已發回併令應於從物不許置一物一件外臣到此適值東安管下寨丁作過郡中人心亦覺不安臣在衡州先所遣官所調兵亦是前一日方到永州本欲少留數日了辦此事屢準朝命迫促不敢淹延亦緣蜂蠆有毒不敢輕視

須令先以榜諭會合兵力未容急速如寨丁尚未率服方可收補令未免留此半日逐一與之區處備辦應接先後之宜面囑守貳及所調官屬將士明示賞罰措置招捕度必可安定已詳具狀申樞密院外臣於今日午後一面起離永州前去前途續具奏聞謹錄奏聞伏乞
睿照
戊午回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啟行
臣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又再具奏今於二月二日已

入靜江府界正欲奏聞間承正月十六日苑使劉導恭
傳聖旨宣諭臣可不必候再辭回降令便啟行臣在潭
州正以國事關係天語丁寧不候初辭回降正月十一
日已力疾啟行嘗陸續具奏切計徹聞聖聽為日已久
但廣中剏建制閫無此費用虛立官稱徒損國體臣於
前奏已控愚衷今日得鎮撫呂文德書亦為臣憂之竊
謂朝廷不過令臣任責邊事令已入廣只用節制自當
與應飛協力共濟正不假是此乃欲為朝廷愛惜事力

非止為臣計也文德書中且及大理之事其慮頗遠敢密以真本繳奏臣出於小忠又犯越職之戒更望陛下詳入睿筭毋徇輕議臣僭越萬死伏乞睿照

至靜江回宣諭

臣奉命入嶺今月初六日已至靜江府正欲具奏遞至恭領正月二十一日閤長鄧允中恭傳聖旨宣諭近覩安南所報果爾則宜有以扶掖之相與夾擊可也臣仰惟陛下以兼愛夷夏為心捄災恤鄰義存唇齒但安南

一事雖節次據經司備到探報竟是未見敵勢輕重敵
犯深淺的確定說若使兵在其境盤薄未去彼國能以
兵應我有餘力尚可商略區處然自邕至陜十有二程
欽之陸路又不止是兵家非知彼知已不可今月初七
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探人錢興等録到安南國僞
太師備録被兵事宜片紙其言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將
領兵截其歸路敵兵已遠追之勿及此報已繳真本申樞密院見得
敵兵雖犯彼國十二月末已自退遁所當憂者未在目

前在向後耳臣向來守桂十年前嘗與其國通問應飛雖已遣廖揚孫往臣之此來恐亦不可不與相聞一次見商議委官前去將以幣帛至其國都覘其虛實續當奏聞臣又準宣諭向者以宜州為要緊劉雄飛本欲使之兼守宜州今安南既有此報則欽州又為要地俾雄飛兼守欽州如何所當早定可區處奏聞臣竊惟南邊緊要邕重於欽雖有安南之事海路至陜聞水程十日陜能乘海敵所不能也陸路三日至邕乃自邕往陜若

邕固則欽亦有侍臣近奏擬謂雄飛可以代拱者此也今聖筭欲使守欽是亦重地更取自聖裁但臣得欽守丁瑶書謂本州無城無兵無財昔雄飛守壽乃臣帥淮之時乙巳被圍城中兵共萬八千人糧可支兩歲朝廷及制司又支錢以助備禦雄飛斯能成却敵之功今雄飛若止以身往猶慮赤手搏蛟未易集事却望朝廷更資助之使可展布臣又準宣諭制閫之命切不必辭蓋名正言順則事可成臣蒙陛下訓敕再三豈敢拒違但

臣之所慮正在制閫之建有名無實到此一日支撝兩路諸軍便自束手借助兩司安敢冐領兼南邉溪洞素來知有經略不必又創一司今以湖南兼制事體自順事力可省竊望聖慈軫念察臣累陳非矯免賜再命臣誓當捐效以報隆委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繳呂安撫書

臣到此之初自合手具親奏自春初一病又以奔走方定手弱作字不能端楷用代奏聞臣不勝競懼臣

去冬十二月初準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令臣
以聖意諭文德隨即備録諭旨遣專人齎示文德今
月初七日方得其回書所合以真本繳奏併乞睿照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臣今月十九日恭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三日恭奉
御筆除臣依舊資政殿大學士廣南制置大使兼知靜
江府臣辭閫未報兼郡有除聞之措躬無地伏念臣衰
庸無取業已至此豈敢控辭即合祗承管幹却緣目前

利害關繫不止一端若不亟具奏申朝廷區處明白一時勉焉承順向後殄民誤國咎將誰歸只得不避萬死開陳五條取自朝廷處分倘蒙從臣之請則臣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效若以臣言未當朝論不賜體恤則望朝廷别命閫臣寧將臣重賜罷黜拱聽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靜江城池工役朝廷劄下謂已了及一半臣到此首扣廳飛則據云工役十分約了三分臣於今月

初九日率官屬閱視大槩其城不過六里桂之居民多在城外折毁已多城中止一千七十家亦折毁二百餘家矣去冬一時以諜報出於荒急改七星之築而為大城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下手見役民丁一萬餘官軍在外所挑濠河石則難鑿沙則易泄自南及西僅辦自西及北則方此用工東面雖逼江多所築羊馬牆已了者闊狹不齊未了尚多所灘磧封城身則四面並未見有增高者不過間以新土

貼濶舊城或慮久必損動濠岸幾與城相望且樓

櫓防城器具並未措辦此是工役大略此城既創

於應飛規畫只合其一手了辦若應飛改除他去

四面罅漏委之後人却須計已用之費程未了之

役向後合用工費錢糧多少猶可申朝廷科撥接

續措置此自當委官計約別狀供申緊要是此城

之可保不可保則以臣親歷荊淮却不敢詭隨臣

向守淮東朝廷欲移泰州令臣相度臣謂文吏於

此非長耕當問奴不敢輕率乞差都統制王安相
視遂得了修浚之事今亦乞朝廷差委曾經荆淮
守禦都統制一員前來相度此城周備之後有無
堪以禦患就令任責了此工役庶幾勞民動衆不
至虛費不然臣決不敢輕易以貽後來誤國之罪
伏候睿旨
一經略印應飛開閫以來憂勞體國此自不可泯今
蒙陛之漕副兼知邕州出於公朝精選臣不當妄

議但採之僉論應飛之守桂去邕尚數百里一聞去秋鄰警惴然若不能以終日駭狀百出衆聽難掩臣不欲具述今往守邕緊當風寒萬一秋聲一發又如在桂之時把握不堅臨事失措緩急委責於人徒致相累無邕筦此時只當選用武帥臣近已奏聞今應飛自經帥而支郡亦覺怏怏見於言色當來臣望朝廷只留應飛於桂臣却自當與之推忱以濟其不及今事體不同臣實不敢依違欲

望朝廷更賜處分邕筦止乞選用武帥應飛若不
留桂別處以內地美官庶無用違其才之嘆伏候
睿旨
一竊見廣西經略司自董槐以來使兼漕計蓋謂經
司無甚財計全仰漕司所入通融支遣亦猶荊蜀
制總之相通也然臣嘗謂兵財各有攸司制臣管
兵計臣管餉此是祖宗舊規今朝廷以經漕兩司
各分其任委是合宜但經司自此却無漕計可以

貼助略扣應飛謂令經司及郡庫見皆赤立此雖
供經司亦敢闕乏況敢創建制閫在臣委是無所
擘畫伏望朝廷斟酌科降應副司存支遣所有諸
處駐戍軍馬券食却素是漕司任責非臣敢預伏
候睿旨
一廣西見駐戍諸軍散在桂邕宜融諸郡朝廷近調
見共不滿萬人若以荆淮規模未足守一郡今以
守一道所謂備禦事件近應飛所申謂皆施行略

盡以臣來此體訪所在空虛今蒙朝廷委臣此來臣但知以真實從事若使明知其不可為而勉以應承懲創張皇而貌為鎮靜臣所不敢竊見近者朝廷令於横山永平兩處各置堡隘皆在去邕數程之外前者徐敏子力言其難應飛嘗與臣謀臣答以可以置堠望不可以立戍隘見兵分守五郡猶慮不敷安能更有餘力添兩隘兼恐蕞爾牆堡介在溪蠻徒立此的以為敵餌緩急決難抗敵一

有疎失堅者亦瑕昔晉欲以三萬人城邾陶侃所
不敢為庾亮城之則敗侃意蓋欲空荒其接壤之
見不為無見今臣不得不先稟朝廷若只量留兵
以為候望臣敢不遵守若欲增置重屯臣不敢任
責乞取自公朝處分伏候睿旨

一制閫創司仰見朝廷特加委任之意臣非敢有違
蓋以有此名必有此實臣前已具奏若欲建制閫
隨帳非得萬兵庫帑非有千萬緡何所運掉今來

臣身已至廣為節制為制置為經略名雖異任則
同擁此虛名而實用不能稱徒損事體兼二廣自
祖宗以來各置經略溪蠻蜑丁知有此官今一旦
罷經略建制置恐觀聽未易孚信此范仲淹之在
西邊所以只欲稱舊官也臣愚欲望睿慈收回制
置大使新命止令臣仍充廣西經略建司靜江所
有廣東相去迢遠亦難兼領乞併令免兼伏候睿
旨

右謹具奏如前伏望睿慈俯矜愚悃恕其觸突之罪詳其利害之實宣示大臣亟賜處分使臣可以效職敢不盡瘁其或力有不逮續當控告糜捐報國謹不敢辭所有無郡省劄恩命已寄留靜江府軍資庫未敢祗受拱俟朝廷指揮臣干冒天威無任戰灼跼蹐俟罪之至

回宣諭勉印帥往邕奏

臣今月十五日承苑使劉導恭傳正月三十日午時聖旨宣諭印應飛已處以邕宜勉其行臣即委幹官兩人

賫持旨諭示應飛勉之起發亦恐廟謨堅定之不可易也十六日應飛來訪其意頗憚此行以為既作經略今為列郡何以令將士臣答以少卿報廟堂書既勇往豈可退縮進退殊無定據臣逆知其守桂且懼何堪守邕大概畏瘴畏敵之心先入於中强之使往臨事失措必益甚於此臣十一日之奏所以不暇畏避為陛下告也應飛今日方牒到府印勢暫委郡倅以俟臣辭免回降即當祗受所有邕州守臣欲乞睿斷早賜區處臣又準

宣諭版築工役但干備禦令臣一力任責臣業已入嶺豈敢坐視但静江城池委信非人規畫失當僉謂勞民費財不足固圉若蒙朝廷差一兵師相度方可措置不然秖誤百姓臣前已具奏速乞施行最是民丁四月修浚日役萬民困竭已甚城成有益於國怨固不恤今乃如此廣中自去秋不雨田疇失耕粒價已三倍於昔此時若不權令歸事農業向後軍民闕食尤為利害臣只得令早權令民夫住役詳已具申樞密院併合奏知臣

又準宣諭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容臣續具條奏併乞睿

照

回宣諭闞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闞德亨二月六日午時并當

日申時兩次聖旨宣諭謹具奏如後

一恭準聖旨宣諭田應寅所陳可行以大理敵狄穴

併力驅之名義甚正降下應寅書令臣條具進呈

臣締觀奏劄恭誦宸謨將使一大治而終身創此

忱兵家擣虛批亢之良策但詳應寅之議欲得制
蜀思播共出兵三萬雖曰欲各取某路而入其實
同取烏蒙一道而南是乃唐韋臯遣崔佐時出南
詔之路有此兵力有此粮餉又有此三萬人之大
將方可用其說然勝負猶未可踰度此荆蜀事也
陛下必已與荆蜀二閫圖回審度臣不敢妄議其
中一項欲別遣兵一萬戍廣西陽為守備陰圖夾
擊若荆蜀進兵亦令間道相應此則廣右地分陛

下所以俯加諮訪俾令條進者必以此臣雖文吏
不能親履行陣癸卯在淮嘗遣文德出河南周岊
擣膠西各不過三千人辛亥復襄屢遣偏師如温
和馬縈閻忠輩各不過千百人攻撓敵壘直至商
虢嵩裕等處屢能挫其姦謀先發以制其入皆勝
而未嘗敂彼敵虎狼也忼難與之當正正之陣乘
其罅隙出其不料彼以冬入我以暑攻此策固亦
足起人意但廣右之路自邕至大理謝濟昔徑凡

六十程道里既非素諳蠻傜且多間隔只作萬人
兩月糧餉合計一萬五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齎
夫運則未免於倍給樵蘇後爨即士有饑色必有
此兵有此粮有此將帥有此夫役屯之境上乃可
俟報而進若欲責廣中事力則未易辦此也而況
嶺蜀皆與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里謝濟自邕往六十程韓鈇行自蜀往四十程且以此計約上項里數師期相應要亦難準
此又不可不審議者更乞陛下深入聖筭臣邉吏

惟知恭奉以聽指縱臣恭讀聖訓再竭愚思竊惟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所戒用寡猶可用衆恐難臣憤邊患之憑陵處斡腹之侵食乙卯春在蜀常有此心曾命俞大忠往語其父興密選精兵三千人多給資粮令自擇踸甲許以重賞命一驍將董之取沈黎出大渡俾之取便擇間徑擣苴咩俞興父子已從臣意願為効力亦既密作區處矣繼因蜀士略聞此說譁然有辭以經營分表見議時臣

與蜀相蜀閫共事亦中畏遂輟今皆可覆也倘為此舉自沈黎而往比之荆渝思播出師道路固邇比之南邉則尤捷然此亦正如博奕豈敢謂必勝而擲兵一出境便當置成敗於度外成則如馬降之於不機能否則如李陵之於匈奴成則固可以遠振國威否則亦不至大損元氣當時亦只慮此將才為難耳機會一失徒言何及茲因聖問俯逮併敢僭布或可尚備採擇伏乞睿照

一恭準聖旨宣諭安南被兵只得助之以結其心臣
近已具奏比者邕州備錢與所言得之偽太師者
謂敵兵去冬雖犯其境當月即已退師邕南雖與
相去僅十餘程近皆未有續報春水已生天氣漸
燠事必稍寛所謂以力助之必待其請乃可不然
適召疑爾又準宣諭制司財計且於廣東通濟應
融仰見陛下矜恤其闕乏臣謹當恭奉但嶺表雖
有東西之分其實相去水陸甚遠所謂財計除朝

廷總所綱解之外竊恐無贏餘可撥若令加賦於
民則臣所不敢容續體訪聞奏又準宣諭如尚欠
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臣尤見陛下軫念
其單虛目今諸州駐戍實共管九千八百五十人
靜江府四千三十八人邕州三千六百七十人宜州一千四百五十八人融州二百七十二人欽州三百二十人
分布諸邊固自不足但臣屢會漕州取索粮
數猶未知粮儲之多寡則兵數增益未敢遽議抑
慮春深瘴鄉氣候漸生揆之諸邊此時只得減戍

未知所處併容續次討論以聞伏乞睿照右謹録

奏聞謹奏

貼黄

臣守湘八月中間衡州耒陽縣管下鄭學從李文濬等以爭錫坑互相讎殺準省劄行下區處已招諭到鄭學從學全李文濬鄧三二等四名見送潭州獄究對結絶又道過永州適值東安縣寨丁燒毀縣治刼掠六百餘家招諭弗從調兵收捕今已擒獲賊首鄧

義華蔣宣等九名見今永州解赴安撫司根究處斷其餘脅從罔治並令復業一行立功將士續具申推賞已各具申樞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奏計約粮餉

臣近準正月三十日聖旨宣諭令具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又準二月六日聖旨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吏當那撥仰見陛下患顧南鄙之切臣前支米三千七百五十石乃不容不預計者此止是以糧計兵若漕

司劵錢則又在不計筭之數欲望睿慈且與椿辦荆淮精兵五千人候秋防日發遣入廣若欲更增添萬兵則當下漕司先與增辦萬人粮食庶免乏興所有兵粮計約大略已開具在前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臣三月初二日承閤長鄧允中二月十七日巳時恭傳聖旨宣諭以繳進文德書言大理事令臣因書勉其留意黄平諸處關隘等且準聖訓念其一行有勞及保全

灣切恐徘徊別圖改易欲乞聖斷促令之任所準令臣
日下拜新命臣約十一日奏更旬日必領回降豈敢久
淹君命又準聖旨安南受兵不可不助臣前已屢奏彼
國既已息兵未易輕議臣此兩日間連得邕州雲拱兩
狀申到虞大友黎明等往彼國回歸供析事宜所傳敵
報既可慮而陜情亦可疑不容盡諉之難信臣已摘出
徼申密院及詳見小貼以臣愚見彼國九月嘗陳表奏
陛下降詔賜賚足示覊縻今恐不可自失信義只當速

三月十一日遞到恭準二月二十四日聖旨宣諭印應
飛免入邕筦已降鎮撫劉雄飛兼守之命而臣兼漕臣
仰見陛下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好謀能聽昭示至公為
官擇人不憚改命臣三援聖訓不勝感激敬嘆伏念臣
於印應飛素無嫌隙若當時正留在桂何敢有言既俾
往邕寔恐悞事臣亦不敢多述姑舉其槩去秋南邊本
無它警而謂敵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摇動隣境
如泣涕以對僚屬縋行李之下城遣家屬之出境諭士

民之避兵幾欲調兵登城守禦倉卒挑石伐木築堡七
星自知其不可於是改浚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萬
餘勞費四五月嗟怨滿路而修浚規畫且不足恃舉措
如此可再往守邊此臣之所以不得已而告之陛下也
然其在任僅七月已進階四秩而去朝廷已不負之矣
今間或者指為無罪必是昭怒於臣伏望昭回天鑒保
全孤遠至於蕪涓削臣既易其去豈敢受其職近已具
奏辭免矣臣又準聖訓臣拱除動恐雄飛遲滯拱不復

郡却望宣諭廟堂早擇守將或許容臣踏逐聞奏此不可緩取自聖旨謹錄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切見廣中粮餉至急全望一稔而田里自去秋不雨田未耕墾日切隠憂臣所以放還丁夫且令從事農種連日以來雨澤應禱却已霶霈所合奏知伏乞睿照

安南求援奏

臣切見今日南邊之事備敵固急而應交尤不可視為緩蓋敵之南侵右特磨左安南乃必由之路特磨猶間有險安南則多平夷今兩地戎馬皆闖其境矣特磨耗蕩之餘遺民各入險自保猶未見有它證安南則去冬雖被兵兵退則返猶有餘燼其與邕南邊面寔為唇齒彼之籬落不撤我之門戶尚安春夏猶可無虞秋冬寧免有警倘彼弗支則此波及矣臣故曰備敵固急所謂應交尤不可緩則交人傷弓警木已覺孤危執檄束手

正思避就近觀邕州繳到其國三牒中求兵援臣已繳申朝廷又據節次邊諜近傳敵介間到交境或諭修路或索執俘以此切料交情似乎漸為敵誘其所報分路所請乞師正以觀吾之所荅離附之機寔在於此臣竊伏思念交非彼敵也再至不走則降邇者連凖密旨宣諭或令夾擊或令助之仰惟聖主兼愛之仁式副小夷求哀之請救災恤遠此固邊臣所當遵體但臣之所慮軍旅越境而出此非細故資粮扉屨猶所未問而王師

一動方外共覘兵少不足以示威兵多又苦於無力多
則貽疑畀少則啟玩侮應之未必能彌敵患不應則恐
遽失交心此不容不預為之慮者目今廣右駐戍通管
不滿萬人秋冬邕屯多不過四五千人爾萬一敵人再
入交境廟謨遣助鄰請索兵於是時也將以兵若干人
往大凡家有餘力則可及鄰內或自虛豈堪事外此臣
朝夕在念未知所處不於此需暇之時先圖惟其定說
臨期倉卒何以醻酢將應與不應俱罪矣比繳彼國三

三月二十二日準三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制置大使已到靜江所有備禦事件必已有規畫尚未據申到春防是時委不宜緩三月六日奉聖旨令臣日下條具備禦事件疾速奏申照對臣孤遠麄材誤蒙公朝不棄再命戍嶺入嶺雖已踰月建閫則未及旬當此身任憂危目覩事會春防雖過盱慮未寬臣豈不欲圖陳管見稟聽廟謨寔緣嶺表創生備禦欲爲而氣力不及微臣疲於奔走至此而智慮已窮采之僉言未得長策致

勤督趣之旨不勝戰懼之至謹瀝愚衷恭具條奏如後

一備邊無如城守今南邊四郡邕城粗具欽城毀宜舊城難恃新城徒築融雖城未堅且無濠十數年來虛議論則多定規模未立猶恃煙瘴未逼風寒今事勢既視前日不同惟有汲汲措置修㨂乃為上策臣已選委官屬四人令鄭恭往邕州鄭益謙往宜州趙龠夫往融州章閎往欽州各令點視城池器械兵戍粮食及與守臣商確備禦事宜相與

區處但邊城須得諳練之守則措畫方合宜廣郡
素無優裕之力非鑿空可辦事欲望朝廷遴選邊
守其虛次者速差將上者加審邊州或以修後科
請乞賜應副得此四郡粗成籬落庶謹隄防所有
靜江城池則工役之浩費尚多病弊之當整不少
前已令兩司官屬公共點視已未了去處并計約
申上今專俟都統鄧進到司委令相度措置續具
供申伏乞睿照

家基臨急添屯使有駐足亦不失先朝元置提舉之意伏乞朝廷更賜裁酌施行

一添屯先用計餉竊見嶺民計口而耕若無餘積而且嶺米易腐不容久儲非比江浙之地有錢便可得米可以舳艫相銜甬道不絕也臣十年前帥此時米價每升多不過十錢今靜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民食既窘軍餉愈艱臣近會到漕計以見屯約見餉靜江見米止可支戍兵

廷軫念下總所從對撥之令下憲漕催起發之綱
庶幾不致乏興免悮國事所有向去秋成併望朝
廷許於湖南近郡依時價量行和糴以濟闕乏之是
亦猶以淮總而糴浙米之比也伏乞睿照
一邊頭遣戍不如移屯蓋遣戍則家粮生券一兵有
兩兵之費越戍折洗往來有道路之勞移屯則不
過一番支費可以永戍向來淮襄皆行之伏覩近
降旨揮令本司措置造寨屋五千間以備遣戍竊

難建欲委文武官各一員同往相助若或彼中果是利便續容具申如其不可則只得於静江近城踏逐亦緣民丁數月勞役之餘方此得雨問耕未欲遽興此役以重煩擾伏乞少賜寬假一面措畫伏乞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久甲朽鐵鈍備具素踈邇年以來雖科請於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幾不能及荆淮一州

閫府欲椿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應敵豈不寒心

且聞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軍器近據知宜州汪

雷發所申乞下淮江旋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

朝則可見矣一府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

若非朝廷軫念於殿步司於鄰梱有管軍器去處

多數科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

有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以

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睿旨施行

一欽州守臣丁珏近以海舟請蓋與交為鄰慮敵再
寇海道不容無備也臣得之體訪交人頗長於舟
楫往時烏流鱗輩倚交為勢出沒鯨波常為並海
患今所慮又非止一盜比不但欽當備雷廉接壤
風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臣於去冬十二月祗受
節制之命條具申上即曾以乞差廣東福建兵船
千人戍欽為請一向未準回降近因丁珏經從於
此臣委官再問欽之事宜又以此為言用敢復述

前請欲乞朝廷檢照臣十二月內條畫所申特賜
從申差撥候秋防戍廣東今雖臣職所隸非得朝
旨不敢輕調伏乞睿照

一廣西諸州頗多荒田往往茅葦相望不事耕墾非
但民習於惰亦由州縣失於勸誘急於催科或謂
春或闢一畝之荒秋則增一畝之賦此田里之民
所以甘於淺種而薄收也至於在邊如邕欽等處
則聞昔者膏腴今皆蕪廢此又邊民之苦於兵盜

哉然有此名不可全無其寔裒多益寡亦平施之
謙也今廣東臺閫皆一時才望當此南鄙艱難之
秋倘念同舟其可杷魯肥瘠之不相恤令靜江驟
創制閫軍兵支犒官屬請給方來其何以支若非
通融補助無麫飫飥委難展布欲望朝廷劄下廣
東經略司轉運司提舉司各於逐司公使錢內每
月量行撥助捐有餘以補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
閫之意伏候睿旨右條具在前其有思慮未盡陸

續以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照對臣近準聖旨宣諭指揮令臣條具備禦事宜臣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嘗具奏中外令再加思慮又有合措置事件所合條奏如後

一沿邊諸溪峒舊來經司元無支犒體例去秋印應飛到任自特磨南丹羈縻諸溪峒皆與犒勞一次共用銀一千六十二兩錦段疋帛三百五十餘疋

雖為日未久既立此例諸峒便不能無望况今朝
廷創建制閫豈容藐然雖是事力不足只得比前
例寧略加厚亦與支撥銀錦足緞犒勞一次俟即
犒之後臣却當遍加撫諭糾合諸峒措置兩江俾
於永平横山一帶分任地方建立寨柵作連珠寨
秋防各以峒丁强壯把守却令兩堡官兵頭目總
而率之以正軍聯絡使如麃之掎角其他寨隘所
隷亦諭修令整庶幾可以張耀以壯邊隘見今講

無禁止切謂買馬路通非但可以稍慰蠻人之心亦可因以覘敵在蠻中之動息今欲於横山禁私易有馬到則從官買以鹽錦銀博易並不用招買官及文榜之類亦不用朝廷買馬銀兩自從本司同邕州為之見倸劉雄飛到商確可否具公狀申

伏乞睿照

一自昔守邊以耕屯為急務頃聞廣右邕欽等管下多有荒田可以措置近者經司以謝圖南之請亦

利臣旦夕委官往彼相度或果可經理續次具申

伏乞睿照

一廣右邕宜諸州連政以來止是經司安邊諸軍數百人分屯即未有江淮軍兵屯戍亦未嘗留兵度夏今屯邕州者三千餘人屯宜州者一千二百餘人融欽所屯却自不多見今靜江見屯江淮湖南新戍亦計三千九十一人春深皆合斟酌抽戍緣本司連準朝廷有添屯之命未敢區處近據邕州

諸戍將以軍人病瘴申乞歸司養鋭兼廣右粮餉艱得若夏月食過則秋冬恐闕食今來切見湖南廣東兩項戍兵相去差近見令各歸司折洗候今秋八月初赴戍所亦可省四箇月之劵食其江淮諸軍却相去遥遠暑月恐疲於往來只得且與留戍其在邕戍兵却當抽減來静江養鋭亦不敢盡虛邊戍已具公申所有朝廷近再撥京湖兵五千欲併候秋防取撥向後若得朝廷所支粮食備足

萬碩慮恐有其數而無其寔向來三政經略任内所撥今猶未運到今若以此爲寔粮則誤指揮矣切見湖南潭州則去年十二月却見有義米九萬六千八百餘石係寶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分米衡永全之間亦須有之所欠者水脚欲望聖斷特與改科所有和糴則乞許於湖南近郡通融措置又朝廷近撥湖南爲漕司米五萬碩亦並未運發乘此春夏水泛若失措置後將無及已各具公狀伏乞睿旨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乾隆御覽之寶

可齋續藁後卷五